

那家面馆

○ 沈兴元

有些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在港湖小区住了十四年，搬离至仁皇山新居已整十年。因工作关系又来到与港湖小区一河之隔的长岛公园办公，站在窗口眺望对岸的老宅，仿佛走了一个回轮……时间到哪儿去了呢？

记得刚搬到港湖小区时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通往南皋桥至太湖边的路很窄，也就过一辆卡车的样子。路西造了十幢别墅，空置那里少有问题。那时大家手头紧，也没有这种意识和想法，少数生意人即使买了也低调不吭声。南面是港湖大桥，犹似一条城郊的分隔线，一到冬季骑车穿过桥洞，有股寒气迎面袭来。由此，下班回家我常自嘲：回乡下了。东边与长岛隔河相望，岛上民居杂乱陈陋，厌烦的是半夜货轮机器轰鸣声。因比较偏僻，日常应急买点用品、吃个小饭，全靠大门口的几间小店。后来城市建设力度加大，沿太湖路高楼鳞次栉比，商场、体育馆、“风情小镇”……环境大为改善，长岛也从一个破落的小村庄演变为市民向往的公园。真是物非人非啊，然留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还是小区门口的那家面馆。

因新机构吃饭问题还没协调好，大家只好各显神通，自我解决。快到吃午饭时分，我脑海里突然冒出：不到那家面馆吃碗面解决了事？走过去也不远，只五六分钟的时间。就是不知道这个面馆还在不在。心想：如不在了，其他店还会有。说走就走。

到了小区门口的拐弯处，一眼就看见了那家面馆。坐落的位置没变，仍是两个门面，只是招牌更气派了，原先在铁皮上写了自由体，现在专门弄了个横匾，红底白字“文文面馆”。书法体，十分亮眼，站在太湖路上抬头就能瞧见。我扫视了一遍，理发店、日用品店还在，小饭店已换了名字，其他铝合金装修店、油漆店、水果店没有了。心里满佩服阿文的，十年了还守得住。

“多少年未见了嘛，怎么今天到这里有事体啊？”离面馆尚有近十米远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招呼我。

我定眼一看，这不是阿文吗，人还真有些变化，背稍有点拘了，头发已花白，眼袋往下垂，眼白有点泛黄。“你还认得我，十年了还未来过，今天再来尝尝你们的鳝丝面。”我捡了一个位子回应道。

“你稍等，马上给你去做。”随即她往厨房里喊：“一碗鳝丝面。”见她端着面碗走进走出，动作还麻利的，趁隙还问我“现在在哪个单位呀？”

“单位换过两个了，不过已退下来了。现在搞文化工作。”“好好。你斯斯文文的，搞这个挺合适的。”做生意的人，情商就是高。正说时，一个身形高大、健硕的中年男子，给我端来面条：“你的面条好了。”转身就到厨房去了。我问她：“这是谁呀？”“这是我儿子。”“那‘老头子’呢？”“已经走了。”听她的语气平和，估计已走了好多年，我也消除了尴尬。

我吃了一口面，还是老味道，真不错。鳝丝切得整齐考究，汤汁浓，亮晶晶的，色香味齐全。

“葱花少了，再给你加点。”她知道我的口味。

“老妈，韦老太太的两碗面，我去送了。”她儿子一看没有客人了，抽空说道。

“好，你去吧，看看他们家还缺点什么。”

我奇怪：“你们已搞外卖了？有许多骑手，怎么让你儿子亲自去送。”

“我也不当你是外人了，实话告诉你，去送的那户人家是小区里韦老太太一家。她真是可怜，老公一退休就没了，还留下一个脑瘫的儿子，智力只有三四岁。老太太和我老公同单位的，得提早，工资少得可怜。我们从开面馆开始，每天中午送两碗面，雷打不动已二十多年了。”

她稍停了会，还带了点歉意说：“你还记得否？你搬家那阳朔小朋友来吃面，只给你们三碗鳝丝面，其实五碗有的，只是两碗要給韦老太太，我老公故意说只有三碗了。”我心中忽然感觉有股情绪往头上涌，眼睛有点酸，也说不清被她一席话感动还是饥饿了，嗖嗖一碗面几分钟就入肚了。我见她忙，扫码付账，即刻说：“付了。这段时间会常来。”

“谢谢！你来了，带来人气，生意更好。”她满脸笑意，不像是客套话。

回单位的路上，我陷入了沉思，眼前浮现出了二十多年第一次去吃面条的情境。因几位小朋友帮我搬新家，九月份的天气还比较热，快到中午时，个个满头大汗、饥肠辘辘。我说去吃饭了，先填饱肚子。我们一行五人走出小区大门，图个方便，径直冲了进去。这个店我没有进去过，装修房子那会儿，路过这里，总觉得这个店名，轻轻的、糯糯的，少女感特强，甚至有些别样的怜意。朋友都很诚实，见我囊中羞涩，遂点了咸菜肉丝面。我执意不肯，人家累了大半天，无论如何是过意不去的，既然请客，就得咬个痛指头。“我们浇头很多，随便挑。现炒也可以啊。最拿手的现炒鳝丝面。”一位个儿不高、三十来岁的少妇，笑咪咪地向我们招呼。声音脆且宏亮，不像从这个小巧女人口说出来。细眼瞅瞅，人的模样还是不错的，大眼睛、双眼皮，鼻梁挺稍有点翘，尤其她的发型似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滩唱《夜上海》的往上卷的那种。走起路来蹬蹬的，节奏很快，一看就是一个会做生意的。

我的陆姓朋友问：“你的面馆就是按你的名字起得吧？”“是啊，是我家的‘老头子’给起的。本来我不愿意的，等我晓得他的朋友给招牌也写好了。”

我的杨姓朋友随即道：“那我们以后就叫你文老板啦！”“随你们叫，小本生意，称不上老板，大家开心就好。”

我的卢姓朋友说了半句吞在嘴里：“那叫你阿……”，一转念她的老公也在，别把玩笑开大了，不好收场。我觉得这对夫妻蛮有趣的，她老公比大几岁，充其量也不到四十，怎么叫“老头子”。也许在家里叫惯了，有意发嗲。

“那就吃你们拿手的鳝丝面。”我忙招呼几位朋友先坐下，然后向文老板下单。

她马上往厨房里喊：“五碗鳝丝面，‘老头子’。”

“鳝丝不够了，大概只有三碗的样子。”从推窗口伸出一个头顶半秃白胖胖的挂着苦笑的脸。这就是她嘴里称作“老头子”。

“不好意思，就三碗了，其他两碗要么狮子头。我家的狮子头，个头大、面粉少，很香的。”

我和张姓朋友异口同声：“我喜欢吃狮子头。”张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赤膊兄弟，“怠慢”一点也不要紧。因没吃到当家面，过了两天，我专门来品尝一下鳝丝面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也就是到今天才知道少的两碗面是为了送韦老太太。

等我们吃完面，吃客几乎散场了。“老头子”才走出厨房，透透气。中等个子，腿粗臂粗脖子粗，十分富态。他换了件黑色丝绸对襟衫，裤子也宽大松弛。他没见人似地拉来一把藤制的躺椅而入。摇着蒲扇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们几位小朋友感情不错。搬家还相互帮忙。”声音浑厚中气足。

我打岔说：“是是。你烧的面真的好吃，货真价实。”

“这点不吹牛，我也是大宾馆厨房出来的。因家属下岗，才一起开了这爿小店。”他把阿文说成是家属。

我们聊了几句，因搬来的家具还没摆好，也没有那个闲工夫听他拉呱，我说：“各位兄弟，再辛苦一下，过去把家具摆摆好就完事了。”

他见我们话不太投机，不紧不慢说：“你们忙、你们忙。”然后，闭目养神，手里的蒲扇还在轻轻地摇。

后来，我每次吃面，只要他空下来，就跟我聊市里发生了什么，有什么爱好，我觉得他消息挺灵通的。他觉得我是挺牢靠的，喜欢跟我聊大头天话。

好几次，阿文特意过来：“别听他的，一个烧菜蔬的胡说八道。”再后来，听说他生病了，而且是个不好的病。也不常来了，偶尔一见，人很消瘦，已没有原先的精气神。厨房已叫了本家的堂弟阿二去掌勺。我也因单位食堂有吃，几乎不去吃面了，相互见面更是少之又少了。

走着走着，不觉到了单位门口，守门的保安老陈大声嚷道：“介！饭吃好了。”我点头应道：“吃了碗面条，很快的。”到了办公室，冲了杯茶，呷上几口，心中却难以平静下来。天底下，相遇相见、未遇未见的人，来了走了，活着的、后来的人为了生计，可能重复着祖辈父辈再平凡不过的路，也正因为这些，不为人知且善良辛苦生活着的人们支撑了整个世界。

在湖城的闹市里看花

○ 李爱英

二月里寒色未褪，烟雨氤氲中飘着羽绒服与羊绒大衣的絮语，一个人行走在劳动路上被一缕红梅暗香缠住了衣角。已是3月中，铁佛寺里梅花还未零落成泥，闹市里的另一场花事又开场了。

去年此时，鱼在微信上对我说：“中午到宴无界，吃完一起去浙北大厦前看梅花。”两人见面，说了一箩人间八卦，然后穿过电梯的人群，走进春光里，任樱花一瓣又一瓣落在彼此的身上。

今年是与鱼相识第17个年头，相约一起看樱花已有十多年。总是在相同的时间里与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，是怎样的一种缘分？

在湖城，“浙北大厦”已经成了樱花的代名词，从红旗路到南街延伸段，从浙北大厦超市到浙北购物中心，一路的粉樱纷纷扬扬。记起少时，在红旗路与南街交汇处有一个“女子交警岗亭”，记忆里那种英姿飒爽和眼前绚烂至极的樱花同时跳进脑海，画面就像走进了宫崎骏的电影里。

南街、中径街和榆树街组成了城市中心的樱



春江映红梅

(油画)

刘旭春

□小小说

燕子没有想到，自己这辈子会有两个父亲。

三十年前，春节前夕，一个北方小城火车站，四十多岁的宋大奎打工回来刚下火车步行往家赶，就被一阵婴儿哭声，引到一处逼仄的胡同角落。他看见红包袱里的嫩脸儿挂着泪珠，清澈的眼睛涌动着泪水。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恳请好心人收养，以及孩子出生信息等。大奎没有多考虑，背起行囊，抱起孩子往家的方向走。多年以后他和我说，当时三九天嘎嘎冷，却有股暖流在脸里面钻来钻去。

宋家兄弟八人，父母相继去世后，家中的担子自然落在长子大奎的肩膀上。种地、外出打工、挣了钱邮寄家中，年复一年，大奎先后帮助几位弟弟上学、成家。

大奎抱回个女娃，消息在村子里传开。老人们说，大奎有爱心有担当，这样的人会有福气的。别看大奎文化不高，听过的歌跟着旋律就会唱，无师自通成了村子里的歌唱家。因为一首《小燕子》歌曲，他给孩子取名燕子。

大奎既当爹又当娘，一把屎一把尿把燕子拉扯大。小燕子从小懂事学习上进，放学回来不忘做家务。父女俩守着几亩田，三间老屋，一群鸡

□小小说

李娥有两个孩子，大的是男孩，读高中，在学校寄宿，小的是女孩，读小学五年级。李娥在一幢大楼里做保洁，这工作其实就是扫地。早上，大概七点，李娥骑电动车送女儿去学校，然后去上班。李娥扫四楼和三楼的一半。扫一层是780元，半层是390元，加起来，李娥的工资是1170元。另外，四楼有三间办公室，三楼有一间办公室要李娥打扫，每个办公室是200元，四个办公室是800元，这些收入加起来，李娥一个月可以拿到1970元。这是李娥的全部收入。但打扫几个办公室是李娥接的私活，上班时是不允许做私活的，为此，李娥每天八点前就会把几个办公室打扫好。几个办公室打扫好了，李娥正式开始她的保洁工作，先扫走廊的地，走廊很长，从东边到西边有100米，李娥拿着扫把和畚箕，把各个办公室门口的垃圾扫掉。扫好地，李娥还得拿拖把拖地，拖好地，还得去冲洗厕所。把厕所扫完，上午的工作才算结束了。

下午重复。

这天，李娥七点钟送女儿去学校，但快到学校时，女儿说忘记拿作业了，这样，李娥只能骑着电动车带女儿回来拿作业。这样一耽搁，到单位时晚了半个小时。李娥还得打扫几个办公室，打扫完，

花集群，远远近近，樱花开得如火如荼。而榆树街的樱花，最宜夜晚去看，缤纷无限，那么沉醉。‘如梦如痴’。像一个这一世里得不到的人，在深夜时分梦回。还有苕水路星海名城临河的樱花群，以东吴银泰作为背景，河对岸是摩天轮，置身其中，会有一种极致的梦幻。

樱花的花期极短，有人说，樱花落下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，而它走进你心里的距离，只要一瞬间。在夜色里看樱花，霓虹透过花瓣的间隙流淌，将马路染成浮动的粉水晶，整个城市都在用光影编织着永不凋谢的樱花冢，那一片片的花瓣留在了路人的手机里，也留在了我们的心尖头。

与樱花同期的还有丰腴的玉兰花。前日，在市图书馆的旧址前等人，看痴痴癫癫的玉兰花在春风纠缠，这花天生傲骨，偏要抢在绿叶前头绽放，风一过白瓷似的花瓣簌簌飘落……眼前的景象与心里的往事开始拉扯起来。玉兰花的对面是始建于1928年的老房子，新中国成立后用作工

小山包上植了许多梅

(外一章)

○ 杨菊三

小山包上，植了许多梅。

春寒料峭之时，这里的梅花渐次开放，织成了一片红霞，在不经意间，打开了季节的门窗。

是的，被冬天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当下，是得改变改变这一俗不可耐的气象了。梅则当仁不让，首先在农家大院的周边做起文章，觉得还不过瘾时，就将自己的心曲唱向了坡地、丘陵和一个个并不低俗的山包。

稀疏瞬间成了稠密，分散骤然变为集中。那一树树梅花也不负众望，花苞如期而育，花朵如期而放，既能为你奉上一枚枚小清新，又能为你献上一个个大礼包。

梅花绽放的时候，山包上人来人往，观赏的，摄影的，录像的络绎不绝……

墙角的那枝梅

老是惦记着墙角的那枝梅。

她在故乡的屋檐坚守好多年了，每当冰雪渐次消融的时候，就会如期而至，开出一树甜甜的花，抒发一脉浓浓的情。

与左邻右舍挨得近，与陋俗戾气隔得远，也无杂念，也不故作，总是默默地酝酿春梦，静静地释放能量，搅动一波接一波的季节浪潮。

果然，她披挂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登台了；果然，她抖落掉夕照的最后一道防线出手了，欣欣然地与阿哥阿妹对歌，乐颠颠地与大叔大婶拉呱。

没过多少时日，引领了花光一片！

两个父亲

○ 孔庆武

鸭鹅，还有看家的大黄狗，逮老鼠的小花猫，过着朴素、安宁、快乐的日子。

转眼间，燕子大学毕业走出校门，开始踏入社会，她喜欢听父亲唱《爱拼才会赢》。许是父亲唱的首首歌给了她励志向上的力量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她从打工妹、美容店老板、售楼部经理、宾馆经理，一直到拥有自己公司的董事长。在南方某地打拼多年，积累了一定财富的燕子，而立之年她决定回到养育自己的小城，投资兴建宜居的新农村小镇。

大奎在燕子的鼓励帮助下，在家中开起了直播，在网络上唱歌，打发时间，还有一些收入。燕子心里藏个想法：未来在文旅小镇开设直播间带货，助力“三农”，增加百姓收入。

立项、审批、投资建设，一期二期工程顺利开展。三期工程遇到资金困难和地理位置限制。原定的地块临河易发生水涝，燕子请来建筑专家帮助设计。他们借鉴都江堰水利工程，成功将水患之地，分流成三个地块，桥于桥相连，把南方水巷理念移植到北方。这样，小镇变成江南风格的水上文旅小镇。小桥流水人家，白鹭飞翔，脚下青石板响叮当。水上婚礼，小剧场，鸟篷船穿梭在粉墙黛瓦式的商家店铺中……每天人流熙熙

延 续

○ 刘国芳

快到九点了。接着去扫地，扫完四楼扫三楼。扫三楼时碰到另一个保洁冯兰，这冯兰和李娥各扫三楼的一半，冯兰这时已经在拖地，见李娥手里还拿着扫把和畚箕，就问：“今天怎么晚了？”

李娥说：“送女去学校，都到了，她又说忘记拿作业，又回去拿，就耽搁了。”冯兰问：“今天好像有人来检查，管理员刚才还说你怎么还没拖地。”李娥说：“今天肯定要挨骂了。”

不错，话才说完，管理员来了，她见了李娥，凶着说：“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，地没拖，厕所也没扫，这么多保洁，就你最拖拉。”

又凶：“你这样拖拖拉拉，以后不要做了。”李娥没做声，但心里很不舒服。

差不多十二点，事做完了，然后，李娥在自己的工作间，也就是一间两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用电饭锅煮饭，菜不用炒也不能炒，只能早上在家里炒好带来。饭还没煮好，三楼的冯兰端着饭上来了，冯兰说：“管理员真是过分，就迟一点，说得那么难听。”李娥说：“谁叫我们是做这样下等事的人呢？”冯兰说：“你还比不上她？样子不比她差，只是少读了几年书。”李娥说：“读了书，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事哦。”冯兰说：“不是你不会读，是

人俱乐部，1983年成为市图书馆，2006年市图书馆搬离后，同岑1912西餐厅在此营运。我的青春每周都到这个坐标打卡。或者说，是当年一个接一个印在这里的脚印，才成就了现在的我。

漫步在春天的爱山广场，看樱花，看玉兰花，看高天流云，感受历史的厚重感和传统文化的穿透力。作为湖州的文艺地标，这里是湖州建城之初的县府所在地。南宋时，湖州府衙后花园北隅筑起“爱山台”，取自苏轼那句“尚爱此山看不足”。如今“爱山”一词便成了湖州人的自我标识。比如爱山小学，比如爱山广场。

一朵接一朵的花开着落着。3月12日，此刻，春天的雨正从飞英塔的檐角飘过，携着铁佛寺最后一缕梅魂。湖州的春天，永远在古井倒影与玻璃幕墙之间流转，在梵音与市声的和弦里生长。当榆树街的夜樱再度化作粉色星雨，在这座城的记忆年轮上，又添了一圈带着花痕的纹路——那是千年文脉在钢筋森林里呼吸的印记，是寻常巷陌中永不落幕的春秋。

小山包上植了许多梅

(外一章)

○ 杨菊三

小山包上，植了许多梅。

春寒料峭之时，这里的梅花渐次开放，织成了一片红霞，在不经意间，打开了季节的门窗。

是的，被冬天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当下，是得改变改变这一俗不可耐的气象了。梅则当仁不让，首先在农家大院的周边做起文章，觉得还不过瘾时，就将自己的心曲唱向了坡地、丘陵和一个个并不低俗的山包。

稀疏瞬间成了稠密，分散骤然变为集中。那一树树梅花也不负众望，花苞如期而育，花朵如期而放，既能为你奉上一枚枚小清新，又能为你献上一个个大礼包。

梅花绽放的时候，山包上人来人往，观赏的，摄影的，录像的络绎不绝……

墙角的那枝梅

老是惦记着墙角的那枝梅。

她在故乡的屋檐坚守好多年了，每当冰雪渐次消融的时候，就会如期而至，开出一树甜甜的花，抒发一脉浓浓的情。

与左邻右舍挨得近，与陋俗戾气隔得远，也无杂念，也不故作，总是默默地酝酿春梦，静静地释放能量，搅动一波接一波的季节浪潮。

果然，她披挂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登台了；果然，她抖落掉夕照的最后一道防线出手了，欣欣然地与阿哥阿妹对歌，乐颠颠地与大叔大婶拉呱。

没过多少时日，引领了花光一片！

攘攘，美食节、摄影大赛、书画展、广场舞大赛、车展，参观、购房、洽谈合作络绎不绝。

水上文旅小镇增大了公共空间，利润却大大降低了，关键时刻投资方之一的大股东不愿意继续签合同，提出撤资。燕子，决定亲自去会见投资方老总。

燕子说：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水上文旅小镇赢得了百姓满意，就是再苦再累再难也要成功，绝不允许失败。她要给家乡百姓一个祥和、养生、宜居的福地。

她以女性的美丽、温柔、细腻、坚韧，创新理念开发建设家乡，完全是为了回报家乡。谁知有多少个无眠夜她柔弱的身躯在灯下对影成两人。此刻，飞机上疲劳的她进入了梦乡。

世间的一些事总是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。世间的事经不起推敲，一推敲，哪一件都藏着故事。

大股东竟然是燕子的生身父亲。这些年，他一直默默关注着燕子的成长，几次想相认，但还是没有勇气。他心中写下一个等字，一等就是三十年。终于等来投资机会，与自己女儿合作，他却当起神秘人。燕子乘坐的飞机马上落地了。

这次，必须摊牌了！

你家里不给你读。”李娥叹一声，李娥说：“我现在好恨我娘，小学还没完，就不让我读了。”

冯兰说：“我娘也一样。”李娥说：“我现在还记得我娘说女崽读了书也是嫁人，是别人家的人。”冯兰说：“我娘也是这样说。”

李娥说：“如果读了书，我们现在哪里要扫地。”冯兰也叹一声。

这时候李娥的女儿背着书包来了，女孩说：“妈妈，学校要交钱。”女人说：“交多少？”女儿说：“六百。”李娥说：“怎么要交这么多？”女儿说：“去龙虎山研学。”李娥说：“研学是什么？”冯兰插嘴：“就是学校组织学生去外面玩。”李娥忽然生气了，大声说：“不交，你哥哥读高中要好多钱，你读个小学也要交这样那样的钱，哪有钱让你去外面玩。”女孩说：“不是玩，是研学。”李娥说：“一样的意思，这钱我不交。”

女儿说：“老师说一定要交。”李娥说：“就不交，大不了不读，女孩子，读了书也是嫁人。”女孩说：“我要读。”女人说：“不读，读出来也是别家的人。”冯兰接嘴：“也是，女崽读出来也是别家的人。”

女孩呆起来，然后呜一声哭了。